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七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迂鶴壽參校

沈楫惠校刊

說集二

杜子美

元微之墓係銘敘歷論古今之詩至沈宋律詩而後文  
變之體極焉然莫不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  
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  
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其論詩家之各局  
于一偏而不能兼美言言破的至謂子美盡得古人體  
勢其實乃盡變古人體勢者既已盡得又復盡變所以  
獨步千古鶴奇案必先盡得古人之體勢然後能盡變  
古人之體勢秦惟海謂子美詩格窮蘇李之  
高妙氣將曹劉之豪逸趣包陶阮之冲澹姿兼鮑謝之  
峻潔態備徐庾之藻麗振諸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此  
卽元微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也新唐書本傳云天  
寶時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  
經先鳴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敘給揚雄枚舉可企及  
也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  
佳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  
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  
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  
之他人不足甫乃兼餘殘膏賸韻沾兩後人多矣故元  
微之謂詩人已求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  
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

子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觀此二  
條則子美之盡得古人與盡變古人俱可見矣

墓係銘敘又云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差肩于子美矣若鋪  
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  
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  
況堂與乎評李杜優劣精妙之至蓋杜之勝李全在鋪  
陳排比屬對律切也千古公論至微之始定而元遺山  
論詩絕句云排比鋪陳特一塗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  
自有連城壁舉柰微之識砭砭所云連城壁在何處妄  
爲大言其實原未識得聊以欺人耳秦觀云杜詩積衆

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適當其時妙甚

鶴壽素書  
文苑本傳云天

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誠甫顯  
優劣自後唐文者以微之之論為是新唐書本傳云甫  
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  
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  
古為歌詩傷時境顯情不忘君人憐其忠唐本事詩太  
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  
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其拘束也然飯顆詩  
太白集中不載蓋溪漁隱亦嘗辨之舊唐書非是至以  
元微之論李杜之優劣為定論尤非李有李之天才杜  
有杜之學力各擅所長何分優劣况子美詩無非一片  
忠君愛國之心所結而成奈何以鋪陳排比實之邪若  
但賞其鋪陳排比則集中甚多索強湊集之句如寄臨  
邑舍弟詩利涉想蟠桃贈韋左丞大詩衰容豈壯夫建  
都詩終愁萬國翻贈梁南都詩公輩不偷金上白帝城  
詩深慙畏損神西閣詩新詩近玉琴奉送王信州鑒北  
歸詩瘡痍無血流送敬十使君適廣陵詩濟時曾採磨  
此皆文雄配藩不成句調又如至後詩慈極本馮詩遠

興詩成吟詠轉法流送李八秘書赴杜州公幕詩貪趨  
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侑題柏學士茅屋詩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此等句語尤為拙率其  
病即在鋪陳排比也然此不足以爲少陵之病評者謂  
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  
四排比之患而爲前解後解之說者不知少陵止一片神行而  
之失而爲七轉八收之說者不知少陵止一片神行而  
已若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爲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  
少陵此體千古獨有要其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  
字句也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開古今聖手無兩每  
見名家評杜至此尤無把握大率本微之鋪陳排比之  
言爲主張豈知鋪陳排比但可以概長慶諸公之鉅篇  
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  
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涉其藩籬元道山所謂連城  
壁者正在此處不意先生所見  
僅與微之等而出道山下也

杜壯遊云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  
成一囊又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

我似班揚然年譜三十以前無一詩卽三十至四十一  
二亦只十二三首直至四十三歲以後存詩乃多自四  
十三至五十九凡十七年得詩一千四百每年詩百餘  
進雕賦表云自七歲綴詩筆向四十歲約千餘篇其著  
述之富如此今皆不存公自以爲不足傳皆焚棄之耳  
想少作雖未必拾四傑及沈宋唾餘究未能出陳射洪  
張曲江範圍入蜀以後并王右丞岑嘉州孟襄陽李翰  
林輩句法調法盡行掃卻變化烹鍊別自成一體格  
所謂減竈更炊不因入熱苦心千載如見也若蹈常襲  
故安能出人頭地邪

鶴壽案元微之墓係銘敘云微殯  
岳陽享年五十九然不詳年并爲

何年舊唐書文苑本傳云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  
而卒于來陽永泰二年即大祿元年也唐詩紀事云先  
天元年生大祿五年卒與舊唐書異據子美追酬故高  
蜀州人日見寄詩敘云大祿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唐  
詩紀事謂卒于五年者近是先天者元宗初即位所改  
之年號即睿宗末年也從大祿五年逆數至睿宗末  
凡五十九年然則天寶十年獻三大禮賦時年適四  
十歲故新唐書本傳云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也

同年進士廣西岑谿縣令海寧周春松霽誤杜詩雙聲

疊韻譜其說云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  
韻此三百篇所早有兩漢魏晉莫不皆然但爾時韻學  
未興竝無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自周  
容沈約初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說于是始尚  
對矣或自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諧最稱精細唐初律



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杜少陵尤熟于此神明變化遂爲用雙聲疊韻之極則迨宋初而漸微北宋如宛陵山谷南宋如石湖劔南皆不復畱意而舊法殆盡杜律詩如贈鮮于京兆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此二句皆雙聲而自相對者寄河南韋尹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牢落雙聲周流疊韻此以二者互相對而出句雙聲對句疊韻者此皆雙聲正格也贈盧參謀云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蟋蟀鷦鷯此二句皆疊韻而自相對者贈汝陽王云十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繾綣疊韻驕矜雙聲此以二者互相對而出句疊韻對句

雙聲者此皆疊韻正格也松霫所舉甚夥復于杜之外  
徧采唐人句合者今但于杜句各摘一聯以見其概七  
言及古詩均此松霫言齊梁以上祕奧未開宋元以來  
幾成絕學然攷其篇章往往亦多暗合此殆天籟非人  
力可強矣于是又徧采兩晉六朝下至趙宋人句以爲  
佐證且于此二種正格之外有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  
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  
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  
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一一取而臚列之古今評注  
杜詩者亡慮數十家曾無先覺松霫獨挾其祕誠爲得

未曾有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  
睢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疊韻則山之崔嵬馬之虺隤是也或用雙聲登高曰高岡馬曰元黃是也  
疊字疊韻爲摹狀之詞人所易曉若雙聲者蘇子瞻口喫語詩正純用此試取而諷詠之佶屈可笑成何音節  
不知純用之則不成章若干穩順聲勢中忽屏以二字使齒舌擊觸因澀得平遲其聲以媚之此律詩妙境也  
漢末孫炎始爲反切六朝神珙乃造字母疑若出于後世之所附益者要之追溯其源而已見于毛詩則知此事出于自然非穿鑿也松雷大暢其說律詩之奧

突特開而杜老之精神愈出矣

鶴壽案雙聲之體蓋始

紅鶴洲狩燁黃花回鶴橫淮翰連超合雲霞唐人亦時  
作雙聲詩皮日休溪上思云疏杉低道難冷鷺立亂浪  
華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濕庭筠李先別墅望僧舍  
寶利詩云柄息消心象簷溫溫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  
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談蕩髮常復  
芬芳此皆雙聲也而蘇子瞻尤好之嘗戲作切語竹詩  
云隱約安幽與蕭騷雲散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  
引葉油雲遠惜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烟  
篠散孫息高竿拱梢桺漏關露落庭度獨烟啼掃洗  
修纖筍窺君詰曲溪玲瓏綠醺醺近盡間攜戲和正  
甫一字韻云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蓋蘇交荆管奇孤  
甘桂汲古綆繞觀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菜桔公貴  
幹蓋高中冠改更向格各蹇吃姑固夜僧加開關江行  
見月四言詩云吟哦傲岸仰曙巖月遇歡迎厓銀利玉  
龍龜魚吟鳴雁驚噪玩我語聲牙爰樂此亦皆雙  
聲也其原蓋本于虞廷廣歌之股肱肱肱豈特毛詩之  
在梁而已哉

奉贈韋左丞丈云飢餓不餓死句意兩拙賦料揚雄敵  
詩看子建親全是律詩句法與通首體格不肖殘杯與  
冷炙到處潛悲辛顏之推家訓雜藝篇云琴不可令有  
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取殘杯冷炙之辱

遊龍門奉先寺起句云已從招提遊竟將題面一筆撇  
過下云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  
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純寫夜宿  
所見非遊也若改題中游字爲宿字便協

元都壇歌起四句二句一轉韻下八句四句一轉韻高  
都護聽馬行前十二句俱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爲兩句

一轉韻醉歌行別從姪勤八句一轉韻共二十四句漢  
陂行前六韻皆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爲二句一轉韻洗  
兵馬每段十二句一轉韻通篇共四段四十八句集中  
此種皆略近高岑而已小變不作四句一轉板格矣觀  
高岑之每首皆四句一轉方知公苦心避熟不肯循行  
矩步若七言古詩長篇一韻到底不轉他韻則又必到  
昌黎方定此格而杜無之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題中立無蔡姓詩  
中突出蔡侯殊覺無理別本無之又太促鶴壽案蔡侯  
不過是餞行  
之人故題中不列之至謂別本無之比則先生託言也  
結句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此正與題

相應而謂別本無  
蔡氏以下六句邪

飲中八仙歌無起無收硬排八段格爲獨初首段知章  
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不說飲酒突寫醉態造  
意造語不避險仄所以爲妙其餘奇句雖多未有如此  
二句之尤奇者作者特地在首段寫出駭人獨于李白  
云自稱臣是酒中仙點出仙字亦矯變此種詩今日讀  
慣不覺其奇在當日風起初開實爲得未曾有至于重  
用二船韻二眠韻三天韻三前韻則不佳

大雲寺贊公房詩黃鸝度結構紫鴿下呆愚小字注一  
作芳菲周明府春家藏不全宋本編此詩入近體五言

律中宋本雕刻極精有元國子監印四字又有紅字國書長印云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二十六字此本的係宋板而入元官藏者果愚正作芳菲蓋結構芳菲皆雙聲若果愚則非矣愚謂此詩用四支今作芳菲則入五微矣恐非也第二首用十七真其中卻間以芹字此正唐人用韻之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雨過蘇端困學紀聞楊綰諡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豈卽斯人與案所引舊唐書楊綰傳彼作諡文簡



偏仄行贈畢曜新唐書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爲朔方  
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似卽此人存沒口號畢  
曜曾傳舊小詩不知是一人否鶴壽案本篇云憶君誦  
詩神凜然存歿口號亦  
作畢曜惟失注一作曜又自注云畢曜善爲小詩  
正與偏仄行憶君誦詩句相應其爲一人無疑  
石龕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  
又啼句法本之魏武北上行

杜鵑行全爲明皇而作舊主之思一何切摯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宋江夏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韋  
偃者京兆人寓止蜀川善畫馬韓幹之亞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羣童取其屋上之茅斥爲盜賊脣

焦口燥呼之其不肯捐一物以及人如此乃欲得廣厦  
萬間以庇寒士一篇中自相違反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敘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穉  
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案新唐書將作大匠  
宗晉卿爲渾脫舞蓋渾脫乃舞名

鶴書案開元三載子  
美止四歲也劍器武

舞之名樂府雜錄云健武曲有稜大阿連拓枝劍器胡  
旋胡騰等類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圓圓旋甘  
州等劍器者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並不持劍也渾脫  
二字皆平聲渾音魂不讀去聲脫音佗不讀入聲新唐  
書五行志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禮帽謂之趙  
公渾脫因演以爲舞故中宗宴近臣而宗晉卿爲是舞  
也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

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爾祖卽上文爾之高祖卽  
王珪又稱爲尚書者珪相太宗贈禮部尚書也砮爲公  
之表姪乃云重表姪此不可解因學紀聞引素問太始  
天元冊文采王冰注閤若璩云冰當作砮王砮見杜詩  
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注素問八十一篇唐人物  
志云王砮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杜注都遺此攷王砮  
王冰特字形相似實非一人王伯厚引素問注作王冰  
予所藏舊刻本素問同冰別有元珠密語十六卷亦作  
冰且素問自敘云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而砮因李勉  
節度嶺南欲往干謁旣與冰之爲人不類素問敘題唐

寶應元年歲次壬寅雖似與子美年月相近但元珠自敘云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于寒窗九夏豈辭于炎暑後因則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繼日優游棲心志道竊計冰年八十餘以三四十遇則天休儒志道計之作素問注凡十二年始成元珠又在其後恐冰之卒必在開元十餘年而杜作此詩已在出峽至江陵公安時爲大祿三年然則冰必非冰又可知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枕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霞雲端自是秦樓壓鄮谷時聞雜佩聲珊珊江麓一作江底薄麓谷三字相犯

古人所無惟李義山寓目云園桂懸心碧池蓮飲眼紅  
此生真遠客幾別卽衰翁小幌風煙入高窗霧雨通碧  
客入皆入聲此偶不檢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案舊唐書代宗本紀大祿五年湖  
南都團練使崔瓘爲兵馬使臧玠所殺道州刺史裴虬  
出兵討玠當卽此人

贈田九判官梁邱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  
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畱阮瑤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  
樵哥舒翰使節自崆峒而上青霄者由河隴之吐谷渾

蘇毗納款而應接之故也三四承上說五六方入田七八望其薦引時田從哥舒入朝故有此贈前贈哥舒詩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頗有欲入其幕之意故此求援于田

奉贈嚴八閤老案舊唐書楊綰傳肅宗遷起居舍人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閤老新唐書百官志中書省舍人六人掌侍進奉參議表章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鞠寃滯以久次一人者爲閤老公爲拾遺嚴爲給事中皆門下省官非中書但三省體制略相當給事人與舍人有聯比之事則門下之同省者自可援此例相稱三司謂

御史大夫中書門下

鶴壽案嚴武爲給事中因在門下省然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爲

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則似閣老不專稱宰相矣

曲江對雨云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  
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慨嘆開元之盛不可復  
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花華分韻竟作兩字矣不知起  
于唐乎抑六朝已然也若春歸云苔徑臨江竹茅檐覆  
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不但分押且連押矣唐  
韻華與花不同紐故也

至日遣興寄北省閣老云去歲茲辰捧御牀三更三點

入鴻行新唐書百官志漏刻博士掌知漏刻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

前在忠州已有間高常侍亡詩予于杜詩編次前後略依近儒本獨于贈高式顏云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式顏乃適之族姪此必廣德初適爲西川節度式顏來依之卒後流落夔峽間而贈之應改編于此也世說王戎過黃公酒壚謂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于此自嵇阮云亡視此雖近邈若河山時適已卒故用世說以寄慨

秋野云盤飧老夫食分減及谿魚分減出佛書見鄢陵



梁熙曰緝哲次齊集

鶴壽案華嚴經十布施內有分減布施志定字曰東觀漢記孔奮篤

骨肉第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  
輒分減以遺奇分減二字出此

夔府詠懷百韻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自注暨音既  
峽人目市井處曰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  
聞斛斯六宮未歸云荆扉深蔓艸土銚冷疏烟吳若本  
注蜀人呼釜爲銚困學紀聞涌水李氏云老杜多用方  
言如岸溉土銚皆楚蜀人語攷卜居云雲障寬江左春  
耕破瀼西題瀼西新賃艸屋云畏人江北艸旅食瀼西  
雲皆作仄聲讀瀼俗字說文新附汝羊切此作仄聲从  
土音也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莫子細看觀李固弟請司馬弟山水圖云野橋分子細  
沙岸繞微茫枯樹云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送郭中  
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云艱難須上策容易卽前  
程子細容易皆俗語

逸詩拾遺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放船云江市戎戎暗  
毛詩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杜正用此

秋興蓬萊宮闕對南山與雲移雉尾開宮扇複宮字上  
宮應改城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前云羣公價盡增纖毫  
欲自矜與黃霸璽書增張兵撓棘矜犯複必有誤拾遺  
客舊館用春韻忽雜以聲字必非杜作若幕下郎官安

穩無從來不寄一行書因知貧病人相棄能使韋郎迹也疏首句借韻杜所絕無此等率筆本不在橐後人強入之或謂杜律詩中多連用三仄聲句及用平仄平或仄平仄聲句雖自謂老去漸于詩律細其實猶不得爲細也愚謂杜上韋左相見素巫咸不可問贈翰林張四學士賦詩拾翠殿春宿左省星臨萬戶動病馬塵中老盡力連用三仄聲字擣衣君聽空外音天河何曾風浪生平仄平也贈哥舒翰君王自神武何將軍山林蹉跎莫容鬢仄平仄也凡如此句隨舉輒有乃造此苛碎不中情理之論強作解事殊爲妄矣

以旬爲年

白樂天詩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說文勺部十日爲旬此以十年爲旬沿俗誤也明初徐尊生懷歸集生日有感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當五旬亦同鶴壽案以旬爲十年蓋始于唐代漢魏六朝無之也樂天又有偶吟自尉兼呈夢得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

韓昌黎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敘竝詩以送之樊汝霖謂詩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爲公諱也方世

舉雖云新書本傳稱其性忠強識義理則其人或不必  
拒然宦官之禍至唐而極舊書文珍從義父姓曰劉貞  
亮性忠正剛而臨義彼小人也節度得人何用監軍節  
度不足信乃信宦官小人德宗舛矣新書自置親兵干  
人貞元末宦官領兵附順者益衆忠正乎非忠正乎舊  
書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貞亮建議與之爭乃請立唐  
陵王爲皇太子逐叔文時議嘉貞亮忠蓋恐失兵權而  
逐叔文忠蓋乎非忠蓋乎舊書竇文場傳叔文謀奪神  
策兵權乃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爲內  
官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希朝嘆惜宿將百戰威名

不可信乎文珍之小忠小信可信乎新書高崇文討劉  
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  
至闢歸康求雪貞亮以不拒賊斬之以專悍見訾夫康  
被囚則非降文珍斬之豈特專悍亦凶暴甚矣舊書憲  
宗思其翊戴之功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子傳父業乃以翊戴歸功宦官殺叔文以  
快私忿憲宗視不改父之臣者相去遼絕卒之已爲宦  
官所弑孫敬宗又爲宦官所弑自文宗以下閹人握兵  
之禍潰敗決裂其原皆自文珍發之昌黎一文一詩本  
無關於興亡大局卽送之之時文珍惡尚未露亦無害

昌黎之爲君子然叔文之忠謀不用而見誅文珍之欲

據兵權而釀亂則固確然者

鶴壽案大凡小人當其未敗露時何嘗不冒爲君子

之行平涼之盟俱文珍在渾瑊軍中會變被執不居然一君子哉德宗亦信之故使之出監宣武軍此詩敘云今天下之鎮陳雷爲大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然後爲之監軍俱公輟符從之樂受腹心之寄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既極口稱之而詩之結句又用王陽王舟事以頌之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方蓋深信文珍爲端人矣其後昌黎自爲君子文珍自爲小人本兩不相妨李漢爲公諱不以此詩入正集固非方世舉周旋其間謂公奉董晉之命而作非出己意亦殊不必

春風詠采蘭東雅堂刻昌黎先生外集注引東哲補亡

詩采蘭以養親也顧嗣立仍取而方世舉刪去非是文

珍聞人不知其所出所謂親卽義父耳

鶴壽案此正用補亡詩義故下

聯直接云誰言臣子  
道忠孝兩全難也

此日足可惜顧嗣立引洪興祖云此詩雜用韻長洲俞  
瑒犀月云古庚陽二韻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其入  
東韻者桑中之詩亦然方世舉云此篇用韻全以三百  
篇爲法如楚茨濟濟蹌蹌一章蹌羊嘗亨將訪明皇饗  
慶疆是庚陽二韻也瞻彼洛矣末章決同邦是陽東江  
三韻也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是庚青二韻莠及侵韻  
也四章潔宗降崇是東冬江三韻也此類不可枚舉此  
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蓋古韻本然耳愚謂諸家論  
韻可謂謬矣洪興祖謂此詩雜用韻若依顧炎武說則



洪說甚確鹿鳴以鳴華笙簧將行爲韻顧云華字從平  
笙字從生偏攷三代秦漢之書凡鳴平生字無入陽唐  
韻者知此章自吹笙鼓簧以下別爲一韻烈祖之詩亦  
然采芑次章以鄉央衡璿皇珩爲韻顧于鄉下注十陽  
與央衡璿皇珩協衡下注古音戶郎反攷衡字詩凡五  
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珩下注同桑中顧注首章  
唐鄉姜爲一韻中宮爲一韻而上字仍協首句此以平  
去通爲一韻楚茨次章以璿牟嘗亨將祊明皇鄉慶疆  
爲韻其爲陽唐韻者無可疑而顧于亨下注古音普郎  
反攷亨字詩凡二見禮記一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

韻祊字注古音方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慶字注古音羌  
攷慶字詩凡七見書一見易十二見儀禮二見禮記一  
見竝同後人混入四十三暎韻此以平上通爲一韻明  
齊風雞鳴注古音彌郎反攷明字詩凡十六見書三見  
易十七見禮記五見爾雅一見楚詞十見竝同後人混  
入十二庚韻瞻彼洛矣顧以矣與止爲韻同與邦爲韻  
非以決同邦爲韻若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皆庚青二  
韻而以爲有及侵韻蓋老而眊昏矣凡此皆據顧氏詩  
本音爲定古音千年無人講明陳第發之顧炎武大暢  
其說著爲音學五書藏諸名山播諸通邑大都朱竹垞

等親與之游猶不知尊信若俞瑒輩更不足言矣昌黎

生于經學既衰之日摘埴索塗那有是處薦士前云中

聞數鮑謝比近最清奧後云後來相繼生亦各臻聞奧

重疊用韻自是大病

鶴壽案顧亭林詩本音所定部分猶未詳細段茂堂六書音韻表云

古音上陽十一唐爲一部蓋據卷耳之筐岡黃傷樛木

之荒將漢廣之方廣以及鵲巢以下諸詩爲證也十二

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爲一部蓋據樛木之榮成免

置之丁城麟之趾之定姓以及小屋以下諸詩爲證也

一東二冬三鍾四江爲一部蓋據采芣之中宮僮公草

蟲之蟲益仲降行露之墉從以及羔羊以下諸詩爲證

也音有正變音之微侈必適乎中過斂而音變矣過侈

而音又變矣陽者音之正也唐者陽之變也耕清者音

之正也庚青者耕清之變也冬鍾者音之正也東者冬

鍾之變也古音多斂今音多侈音不能無變變不能無

分顧氏于此三部分之當矣而猶合支脂之微齊佳皆

庚咍爲一部魚真模侯爲一部真諱臻文欣元碑痕寒

桓剛山先仙爲一  
部豈得盡從之哉

送僧澄觀詩追敘從軍大梁徐州而繼以洛陽窮秋云  
云其爲去徐居洛甚明末有臨淮云云則澄觀赴臨淮  
太守招公送之也華嚴經疏唐僧澄觀謨明天啓七年  
嘉興三塔寺刻前有敘引述澄觀行迹言其生于開元  
二十六年戊寅計至此時貞元十六年庚辰已六十三  
故云已老彼又言澄觀死于文宗開成三年年一百有  
一公所送卽此僧向來注家從未引及華嚴疏敘但樊  
汝霖引李邕泗州普光寺碑云云洪興祖引李太白僧  
伽歌云云僧伽卽澄觀也攷僧伽塔成于景龍四年廣

川書跋僧伽歌非太白作太白死代宗元年上距大足  
二年壬寅時白始生六十年而白當景龍四年方九歲固不

與僧伽接

又魚招張功曹案年譜以義魚爲從陽山令徙掾江陵  
待命郴州與張署同寓而作據年譜云永貞元年夏秋  
之閒離陽山竢命于郴州卽以義魚與八月十五夜同  
編于此年但此云義魚春岸濶則是春日事是年春當  
在陽山令任何緣與張署義魚疑是去年貞元二十年  
春赴陽山道中與張署同行客邸以此相娛耳濡沫二  
句比已與張也未云自可捐憂累情詞顯然年譜編次

稍誤

赴江陵塗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  
員外翰林三學士方崧卿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  
敘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  
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而公詩云或自疑  
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未必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岳陽樓詩  
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  
是蓋爲王叔文等所排矣憶昨行云伍文未揃崖州熾  
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

所歸咎駕其罪于上疏耳昌黎于俱文珍不知其將爲惡而輕以文假借之于叔文不知其忠于爲國心疑譖譖而恨之此不知人之故也叔文行政首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而實乃毀愈者也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謚曰宣而贄乃愈之座主也罷宮市爲五坊小兒而此事乃愈所諫正也諸道除正敕衛稅外諸色雜稅竝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竝除免正愈詩所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者也愈

與叔丈事事脗合如此愈固大賢叔文亦忠良乃目爲  
共吸以嗣王誅之爲快非不知人邪又疑柳劉言洩子  
厚荅許孟容書與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  
叔文母劉夫人墓銘叔文堅明直亮獻可替否利安之  
道將施于人子厚心事光明如此若云洩言寃雖以責

其友夢得亦不肯況子厚邪

鶴壽案三學士謂王涯李  
建李程也涯字廣洋太原

人貞元八年進士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建字  
約直舉進士德宗用爲右拾遺翰林學士程字表臣隴  
西人進士擢第貞元二十年充翰林學士順宗卽位王  
叔文排之罷學士爲員外郎容齋隨筆云韓文公自御  
史貶山陽新舊二唐書皆以爲坐論官市事按公赴江  
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  
早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遊貶然則不因



論宮市明甚今案此條所駁正遠出洪容齋之上非但不識叔文而且不識劉柳若使文公見之其將何辭以對舊唐書謂叔文用事引劉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頗怙威權中傷端士既任喜怒凌人道路以目此段恐非實錄叔文于永貞元年八月即貶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貶開州司馬死其所十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亦死其所執誼為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公詩所謂任文未揃崖州熾也

永貞行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揭出王叔文偷柄更明白夫傳得諸版築呂起于漁釣叔文之進用何嫌且二月方得柄八月即遠斥叔文亦可憐矣又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憧憧朝士何能為新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禁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

王爲神策軍節度使魚朝恩爲監軍後朝恩以軍歸禁  
中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不一京畿之西多以神策鎮之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叔文用事欲取  
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  
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亦以宦官典兵  
爲天子自將且云奪印付私黨新書希朝傳稱其治軍  
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與  
舊書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者  
正合豈可謂之私黨乎唐天子被弑者自憲宗始以後

大權咸歸宦者昌黎地下有靈得無悔乎又云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董賢以男寵進而以比叔文可謂擬不于倫亦太不爲順宗地侯景篡梁豈可以比叔文且何至說到干天位眞所謂惡而不知其美者

入關詠馬云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觀此作似有鑒于陽山之覆轍欲以絨默取容矣乃其後諫迎佛骨面折王廷濤強項自如不少貶也君子哉

醉贈張祕書署也非微也詩云方今向太平故知元和

初又云長安衆富兒云云故知在長安作

鶴寺案張署河間人舉進

士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韓文公李方叔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據江陵半歲邑管奏爲判官不行拜京兆府司錄元和元年還京集中或稱張功曹或稱張十一此詩又稱張祕書益皆署也張徹爲公門下士又係公之從子婿元和四年始舉進士此詩作于元和元年公召還拜國子博士時故知非徹也

荅張徹一首歷敘聚散蹤跡自浚郊避兵亂以下十四

韻言貞元十五年公至彭城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睢水

上與徹連門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以下八韻言建

封以公爲節度推官徹赴舉試始別去是年冬公以徐

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同行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

將歸與徹別于灞水徹下第而公返彭城自洛邑得休

告以下七韻敘已從洛告休游華山事自我豸忝備列  
以下十二韻言貞元十九年爲御史言事貶陽山令事  
自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言永貞元年大赦移江陵法  
曹元和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徹與其弟復相繼舉進士  
尚未得官與公相晤事詩云問問抱瑚璉飛飛聯鵲鶴  
明弟兄相繼中第又云魚鬣已脫背虬光先照硯明未  
入仕又云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語尤顯然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云去歲羈帆湘水明霜風千里  
隨歸伴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嬾指去年永  
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今方得歸京又云由來鈍騃

寡參尋況是儒官飽閑散時爲國子博士故云閑散又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似以言事爲切戒乃又上佛骨表公血性奮發不計禍福卽其後宣撫王廷湊衆皆危之元微之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畱自顧遂疾驅入是時已置死生于度外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公之謂矣

納涼聯句云君顏不可覲君手無由擲說苑裏城君衣翠衣帶玉劔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裏城君忿而不

言莊辛曰君獨不聞鄂君子皙感于越人之歌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之詩似用此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方云此詩得于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員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按容齋四筆云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云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攷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篇顧獨遺此何也然則此首非方崧卿所取何以有方

云邪

醉畱東野東野以貞元十一年爲溧陽尉去尉二年鄭  
餘慶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此云不得官當是未  
作尉以前而年譜乃編于元和六年其時東野已得從

事或云已罷故云不得官恐非

鶴壽案新唐書孟郊傳云年五十得進士第調

溧陽尉縣有投金濶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閑  
往坐水旁葉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  
分其半俸據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然則貞  
元十一年尚未爲溧陽尉也東野爲鄭餘慶畱府賓佐  
在元和二三年間去及第時已十一二年若此貞元十  
一年卽爲溧陽尉當非去尉二年卽爲水陸轉運從事  
也此詩云東野不得官方世舉以爲前一年罷水陸轉  
運從事容或有之但本傳云卒年六十四若依登科記  
計之在元和五年則  
此詩不得編于六年



石鼓歌義之俗書趁姿媚題張十八所居云端來問奇  
字爲我講聲形阿買能書八分而目爲不識字義之千  
古書聖而直斥爲俗書可云卓見矣王得臣塵史云王  
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俗書也義之十七帖  
如縣字作懸麴字作麴著字作著疏字作疎采字作採  
蘭亭敘莫字作暮領字作嶺據快雪堂本陳炳虎文  
集十種蘭亭皆作領譏  
爲不講偏旁固宜但昌黎名取俗字或以已孤不更名  
至于平生文章議論于許氏說文從無一言援引推重  
何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按盧汀字雲夫新舊

唐書皆無傳見于公詩凡六一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  
錢七徽赤藤杖歌二卽此三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  
子詩兩章和之四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五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六奉酬盧給事雲夫  
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某氏云盧汀貞元元年進士歷  
虞部司門庫部郎中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先稱虞  
部者工部尚書之屬此稱司門者刑部尚書之屬後稱  
庫部者兵部尚書之屬洪興祖引國史補云兩省相呼  
爲閣老尚書丞郎中相呼爲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  
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然退之呼盧庫部

爲曹長張功曹爲院長則上下亦相通也此稱盧司門  
爲院長者公于元和六年以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後  
元日朝回又稱盧庫部爲曹長者公以考功郎中知制  
誥故若街西行香贈盧舍人時盧汀已拜舍人宜改編  
于元日朝回之後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公于貞  
元十六年去徐居洛十八年亦嘗遊焉然皆暫居惟元  
和二年以博士分司東都此下四五年皆在洛此云昔  
尋李愿向盤谷下云窮探極覽頗恣橫物外日月本不  
忙必是追敘彼時之事下云閉門長安三日雪則是從

洛已歸京下云十年秦蠶隨朝行益自江陵還朝數之  
則此詩元和十年作

街西行香贈盧李二舍人李逢吉元和九年改中書舍  
人至十一年二月同平章事

示兒此詩當是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歸京遷刑  
部侍郎後作新唐書百官志刑部侍郎一人正四品車  
服志三品金玉帶鈐十三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  
飾之詩云玉帶縣金魚想必是爲侍郎時作從貞元初  
至京至是三十餘年言三十舉成數符讀書城南亦俱  
在此一二年所作

鶴壽案詩中明言始我來京師辛勤  
三十年故方世舉云公以貞元二年

始來京師至元和十一年蓋三十年矣先生謂作于元和十二年亦據此也新唐書車服志方注已引之蘇子瞻曰退之示兒詩所示皆利祿事也老杜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其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符讀書城南符者公子之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元和十二年符已十九歲矣陸唐老曰退之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招諸生而勉勵之此豈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與孟子等其所學所行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賁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笑若有戾于向之所得者今案示兒詩云我冠講唐虞考評道精麤又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袂符讀書城南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當奮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此其訓子弟以勤學好問稽古敦行可不謂至哉

詠雪贈張籍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  
雞宵呢嚅

雀暗徘徊飄飄徘徊皆疊韻歷亂呢喔皆雙聲城寒裝  
睥睨樹凍裏莓苔娥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萬屋漫汗  
合千株照耀開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狂教詩碑砢  
興與酒陪鯁皆疊韻緯繡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皆雙聲  
舉此以爲例餘不及

鎮州初歸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  
小園桃李在畱花不發待郎歸東雅堂刻某氏引唐語  
林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  
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  
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又鎮州初歸云云邵氏聞見錄

孫子陽爲余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  
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塗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  
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邪蔣之翹曰唐  
語林不足信退之固是偉人豈殷殷于婢妾況所云發  
地得石則當時必韓自立他人豈便以去妾爲言詩意  
不過感慨故園景色耳愚謂詩言侍郎歸語甚旖旎安  
得泛指景色退之壽陽之行不畏彊禦大節凜然殷殷  
婢妾何害其爲偉人宋頭巾腐談往往如此豈張籍祭  
詩亦不足信邪鶴齋案文天祥爲宋室忠臣平時歌妓  
滿前然貌爲道學而心實貪淫者不得  
藉口于此也至發地得石之說斷無其事豈有尋常一  
詩而刻石埋于地下文公肯爲之乎抑他人肯爲之乎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  
長慶二年入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此非長慶二年冬卽  
三年冬作方世舉辨此與和杜相公太清宮二首皆膺  
詩亦未見的確

余家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蓋宋坊間所刻  
合晦菴朱先生攷異畱畊王先生音釋爲一書畱耕名  
伯大前有姓氏一紙又有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未附新  
書本傳及敘書後廟碑各一篇魏仲舉五百家注辨昌  
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前有諸儒名氏五百家者約略云  
爾非其實也東雅堂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每卷有東吳



徐氏刻梓家塾篆字印後有遺文一卷宋版無惟傳敘書後廟碑及外集與宋版同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以主四種詩皆李漢所編顛倒錯亂全無次敘最後方世舉箋注十二卷編年爲次最有條理顧氏始初有行年譜今以詩編年可不用年譜且指摘南山有高樹行刺李宗聞等之非今一以方本爲主略舉其誤應改編者鶴壽案新唐書本傳云性明銳不詭隨與人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邱其家嫂鄭喪爲服替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聞深與孟子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史稱公之行誼

文章如此其詩集自李漢編次以下攷證詳明則以方扶南爲最

蛾術編

卷七十六

无

世楷堂藏

蛾術編卷七十六終

蛾術編卷七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楫惠校刊

說集三

李義山

別翻雲錦花無樣倒瀉珠胎海亦貧綺豔有焉冰絲織  
絡經心久瑞玉雕磨措手難工巧有焉義山精心律體

畢竟到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非其

本色

竊弄案玉谿生詩評者不一大率謂其工于麗事而不知其善于格物范景文謂詩家病使事太多

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義山人曰時正坐此病若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大

涯等筆驛管樂有才非不忝關張無命欲如何則融化  
排幹如自己出精麤項異他如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  
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  
秋應爲黃葉雨不厭青苔何以事爲哉落花云落時猶  
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  
妙蔡寬夫謂王荆公晚年亦好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  
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每誦其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  
扁舟與池光不受月莫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  
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之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  
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西昆體之弊  
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今崇義山詩當賞其體物之  
工毋美其麗事之密馬嵬詩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  
夕笑牽牛尚不過作對沽潑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是非體貼人情推尋物理者豈能出  
此今先生以別翻雲錦一聯冰絲織絡一聯賞其綺豔  
工巧昔人謂麗事之法當如著鹽水中了無痕迹此二  
聯頗有雕琢之痕而先生獨賞之何異元微之以鋪陳  
排比賞杜子美邪范元實謂義山詩世人稱其巧麗與  
溫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

也先生又謂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  
非其本色此則昔人已言之賀裳載酒園詩話云義山  
綺才豔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并泥騎兒行次西郊戲  
題樞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鸞  
空舞簾疏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  
木蘭雖兜鍪褊褊馳逐金戈鐵馬閉神魂固猶在鉛黛  
也一離沙場卽視尚書郎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韓碑  
詩亦甚肖昌黎彷彿石鼓歌氣槩造語更勝之先生往  
往襲用舊說今于其全段直書者刪之牽連帶入者存  
之饒好一聯乃是律詩賀裳誤引然義山詩古不如律  
朱少章曰義山擬老杜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  
老杜也其他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  
閒重晚晴之類置諸杜集中亦無愧矣但未似老杜沈  
涵汪洋筆力有餘耳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  
後人挹其餘波號西昆體  
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用韻參差如五松驛七言絕句用秦薪斤韻斤在二十  
一殷唐人以殷與真同用者甚多少年詩外戚平羗第

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封在三鍾不應押入東韻四皓  
七言絕句用松翁功韻首句借韻始于晚唐集外詩有  
送從翁從東川尚書幕胡震亨改爲失題排律三十四  
韻內全用十七真雜以殷勤二韻的是唐人遺法隋宮

詩七言絕句用嚴函帆韻說已見說字門

爲壽案唐人功令十七真

與十八詩十九臻同用二十一欣獨用而杜甫奉贈鮮  
于京兆詩用真韻中有標持郢匠斤句贈王二十四侍  
御契詩亦用真韻中有稍稍息勞筋田家敢忘勤等句  
此漢魏以下用韻過寬之故若以三百篇及羣經屈賦  
證之當真與臻爲一部詩與欣爲一部不得相通也唐  
韻一東部內本有松字今但存松字不知松乃從松加  
草是去其母而留其子耳四皓詩肯句押松字並非借  
韻則垂柳詩第六句云三品且饒松豈亦借韻乎唐韻  
二十四鹽與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同  
用二十八嚴與二十九凡同用宋大中祥符元年重修

廣韻尚仍其舊至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  
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乃合嚴于鹽添合凡  
于咸銜其實古音鹽添自爲一部咸銜嚴凡同爲一  
部隋宮詩函在二十六咸帆在二十九凡竝不誤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新唐書方鎮表元和十四  
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天平軍公座  
卽公讌也舊唐書本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  
天平軍節度使今又稱爲令公者贈趙協律督詩云俱  
謝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鄆馬聲華末更  
共劉盧族望通自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  
同爲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孫謂孫  
綽謝謂謝安歌謂太和七年六月楚爲吏部尚書哭謂



八年六月崔安平卒也令狐楚必舊曾帶中書令銜故  
稱爲吏部相公而天平公座詩已稱爲令狐令公也新  
舊書楚本傳皆不言其帶中書令銜鶴壽案前一條評  
贈字文中丞詩後  
一條評壽安公主出降詩悲是拾人餘論無容徒費筆  
墨此條前半亦全錄朱注馮注惟末言令狐楚曾帶中  
書令銜前人尚未  
說過故亟存之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云蓮幕遙臨黑  
水津橐鞬無事但尋春梁王司馬非孫武且免宮中新  
美人令狐楚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趙乃其幕中行軍  
司馬也山南而謂之南山又其治所在梁州故因華陽  
黑水惟梁州而稱之爲梁王司馬皆假借言之山南節

度而謂之梁王胡證嶺南節度而謂之番禺侯皆假借也義山于楚感知最深必無所刺況楚本無斬美人事乎詩意見令狐公待士之厚司馬風流跌蕩雖不必愛國爲心較他鎮之託名講武擅作威福浪殺姪人者大不同想必有所指

義山所娶王茂元女實爲佳偶當其未婚之前張書記潛字審禮先爲王壻義山有戲贈詩後韓瞻字畏之與義山同年繼與王氏有婚約但尚未娶寄居蕭洞義山有詩惱之促使往迎其下韓新居成遂作詩餞之西迎家室蓋義山于張韓二人實望其作合也又囑託招國

李十將軍乞其玉成好事云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  
施別贈人惟恐他人先我情見乎詞矣

安定城樓詩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  
腐鼠成滋味猜意鵠雛竟未休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  
義山爲贅壻入其幕中令狐絢忌之應博學宏詞科被  
斥回至涇原時作也言我心所期惟在江湖恐歸時已  
將白髮天地閒事事夢幻只有扁舟可託安得一旦舍  
紛紛者而入之哉故結以應鴻詞不中選比之腐鼠如  
諸家解熱中甚矣末二句如何可接鵠壽案宏詞科之  
被斥以得罪令狐  
絢故也朱愚菴謂義山負才傲兀抑塞于鉤黨之禍而  
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蓋非其實夫絢之惡義

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碑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爲贊  
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  
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魁楚絢安得以私恩之  
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惡  
及其黨因并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  
牛與正士爲難絢父楚比牛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絢  
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權絢臺閣一旦失執絢  
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爲死黨乎義  
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漢邱之公此而目爲故  
利喻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  
十六子之所爲而後可乎且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  
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至咸于乙卯  
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憤成莽之悲黨項興  
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  
非諷力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  
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豈得以故利喻合詭  
薄無行嗤之哉今案愚菴之言未免過衰焉孟亭謂義  
山以娶王氏見薄于令狐絢坐致坎壈終身觀其錢韓  
異之西迎家室有禁嚙無人近之歎情見乎詞矣于是  
遂赴其墓既喜果贈琴瑟又希其論薦得官時令狐楚

辛未久得第方資鈎力而遽依其分門別戶之人此說  
薄無行之譏斷難解免而鈎所由惡其背恩者也祭外  
舅文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綱繆之迹豈無他人忘名  
器于貴賤去形迹于尊卑語皇王致理之文攷聖哲行  
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褒稱及移秩農卿分憂舊許羈  
牽少暇陪奉多違跡疏意通期奢道密此二句有深意  
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見忌未敢奏請授官而  
義山因是略述蹤迹之疏以自達然已無及矣宏詞不  
中選亦因娶王氏統觀全集當其得第未仕則遽背恩  
而赴涇原及茂元卒復修好于令狐令狐出刺吳興又  
卽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妒之句桂府遽罷衛  
公壘收令狐入居禁近則又哀詞新請如醉如迷迨至  
令狐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  
之大略思隱附于衛公以冀取重于千載也一人之筆  
矛盾互持植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鉢肝雕腎于  
畢生而徒博後世浮華無實之誦其皆自貽伊戚也而  
先生猶信其不然  
中無乃不然乎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詩將游江南同其妻回至洛陽崇

讓坊茂元舊宅與僚壻千牛李將軍會合送之赴闕而  
作張潛韓瞻李定言李千牛將軍四人皆王茂元壻見  
于義山詩者與義山而五詩云絃危中婦瑟甲冷想夫  
箏敎已將與妻別情關姻婭不妨語之狎也義山伉儷  
甚篤豈忍遠離因京華無遇合不得已欲改弦更轍向  
東南別尋徑路故崇讓宅東亭醉後作云聲名佳句在  
身世玉琴張又寫出被擯不遇云驂騑憂老大鷄鳩妬  
芬芳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云浮世本來多聚散  
紅葉何事亦離披臨發崇讓宅紫薇云不先搖落應爲  
待已欲別離休更開皆別內往江南之作

鶴壽案義山  
本欲藉力于

王茂元至是乃思改圖然悔之久矣先是作有感詩云  
中路固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  
一醖芳醪不得嘗馮注云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  
涇原未叨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爲畫蛇足矣徒  
以是爲令狐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止  
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曰芳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  
我所長而乃誤落歧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  
也抵推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  
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  
之感兩不相礙觀祭外舅文亦略見不能藉力之意文  
人一端不檢爲累終身良可歎也

思歸詩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清明釋文魏風彼汾沮洳  
沮子預反洳如預反謂漸洳也皆仄聲廣韻九魚洳水  
名在南郡者人慮切今人押入魚韻非是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詩題下自注云時二公從事商隱

座主府詩云紅蓮幕下紫黎新命斷湘南病渴人今日  
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高苗是成都人湘南已  
所客之地二江高苗之故鄉天津則高苗所客之地座  
主時爲河南尹高苗在其幕下也但詩意欲二君以紫  
黎遠寄湘南解其渴病況又牽涉二江天津不知何意  
詩瘦詞隱難以測量

鶴壽案此條非是及馮注之確  
商隱座主高苗也高苗二人從事

成都初疑其爲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  
津爲維水今知非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  
郎高錯爲鄂岳觀察使四年七月又書錯尹河南新舊  
書傳錯于三年轉吏部侍郎五年五月出爲鄂岳觀察卒不  
言尹河南錯兄鉢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  
開成三年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是四  
年傳文之鉢即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與陶進士書係  
五年九月稱錯爲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錯尹河南



之紀文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為崔龜見  
為濮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省句言深秋入幕也  
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未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  
泛言霄漢謂從此上升也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  
闕軼此必錯于五年  
深秋遷鎮西川耳

贈子直花下云竝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子直令狐綯  
字竝馬唱酬外貌非不款接無柰心已離矣又移而他  
忙綯之所以為小人也

登霍山驛樓呼劉正為狂孽行次昭應送戶部李郎中  
又呼狂童且深幸其亡而重有感詩以竇融陶侃鷹隼  
比劉從諫過中武威公交城莊詩又以丙吉羊祜比之  
從諫之賢如此何于正略無憐之之意況重有感詩因

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宰相方倚爲重而深許之則澤潞一軍頗足爲朝廷聲援其後平正而賈餗等子弟逃匿在其軍者襁褓皆誅明爲宦官吐氣義山之詩稍覺自相矛盾文宗受制家奴困辱以崩武宗雖似英略然爲仇士良所立受制亦同蓋自憲宗中興能平藩鎮而宦寺之權轉從此起此後禍本皆在中人而其原則在不用王叔文故也討澤潞李德裕主其事德裕豈肯殺王涯賈餗等子孫者欲殺郭誼不得已耳王慤竑白田文集有此一段議論最佳

鄭亞爲桂管觀察在大中元年二月義山赴其幕未必

卽在是春因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詩中有金星壓芒  
角銀漢轉波瀾乃秋令語也下章離席方赴其幕有從  
公句亦不必泥從亞

蜀中離席云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  
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坐中醉客延醒客江上  
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此成  
都將歸畱別邊將之駐雪山松州者雖駐松雪亦得以  
公事畱寓成都或其人本與義山有舊故末聯慰之成  
都亦堪送老勿恨不得歸朝也

驕兒詩或謔張飛胡徐甚園馮孟亨注皆以胡爲多髯

今俗所造多髯之字曰髯未嘗以胡當之幽風狼跋其  
胡毛傳老狼有胡疏云狼之老者頷下垂胡然則胡乃

獸頸之垂者不知何以作多髯解

鶴壽案馮注云南史劉胡本以面坳黑似

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張飛胡義同俗稱黑張飛也徐注余未見馮注竝不作多髯解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時在廬宏正幕四同舍

一是以幕官帶試大理評事銜一是掌書記一是姓鄭

一是姓裴其的係何人則皆不可知戲題樞言草閣樞

言姓李其四同舍之一乎抑別一人乎

大中五年辛未義山在宏正幕是年九月間妻王氏  
卒距開成三年戊午初婚十四年中閒至湖湘至桂管

至巴西遠別有數次琴瑟好合殆無幾時義山在徐永  
訣之時并未得一面子女皆王氏所生據祭姪女文云  
別娶以來嗣緒未立及與茂元女成婚後方有袞郎故  
也楊本勝說于長安見小兒阿袞云寄人龍種瘦失母  
鳳雛癡時已悼亡故云爾義山婚王氏年二十六曰別  
娶則知非初婚矣

赴職梓潼畱別畏之員外同年云佳兆聯翩遇鳳皇雕  
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裏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  
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  
到咸陽見夕陽翫此詩似韓瞻斷絃續娶前妻之妹者

不然相隔已十五六年何必作此綺豔語

鶴壽案謂韓畏之續娶王

茂元女一無證據豈想當然邪

予于義山詩其次第大約俱依馮先生

浩

所編獨五言

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及今

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

仁恩獎踰其實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馮先生編于

自桂嶺歸大中二年客游西川所作三年春乃歸京師

棕罷相出鎮由于與李德裕不協大中二年德裕已失

勢遠貶故直言斥之其赴西川謁棕不特希其延引且

爲修好于令狐之地然惡草國蠹之言是非顛倒亦太

逞如簧之舌矣中有悼傷潘岳重之句馮先生謂是悼其婦翁非妻也予反覆攷之此二詩必當改編于大中六年秋冬至七年春間義山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有奉使西川決獄事其時惛方鎮西川故贈詩也載在楊慎全蜀藝文志可據仲郢之子爲惛辟聘事雖在後足見其暱義山在仲郢幕下又與惛中表弟兄則其奉使正情事之宜惛之罷相必有臺諫論劾故云惡艸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惡艸指臺諫劾惛者非李德裕也何必強造爲鄭亞被貶不送至循而往西川謁惛以莫須有之詞坐義山以顛倒是非

巧逞如簧之罪哉馮先生于史事穿穴心苦閒多臆揣  
則有未確處詩言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辭收的  
博端坐掃攬槍明敘收復維州事何云此詩作于大中  
二年未復維州以前又言有客趨高義于今滯下卿比  
已之在仲郢幕爲判官也下言依劉表用意亦同馮先  
生反謂在柳幕一語不及非也據馮先生致得義山妻  
亡于大中五年則六年往西川其時喪偶方新中表第  
兄前何妨自陳悲戚乃以悼傷潘岳重爲悼其父翁乎  
又馮據潘岳懷舊序以爲其時岳居私艱而義山婦翁  
之卒亦正當居母喪時但此事距桂管歸已八年矣相



去年遠卽欲追敘亦宜追敘母喪何反敘及婦翁之喪

乎必須將此詩改編于東川柳幕赴西川謁棕去妻亡

只一年情事正合

鶴壽案此二詩馮刻編在宣宗大中七年癸酉有注云此二篇余初誤爲

大中二年義山蜀遊時作時未悼亡故于悼傷句誤引懷舊賦戴侯楊君以比王茂元之卒後從成都文穎得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知義山有奉使西川決獄一事而此箋乃能改定云云然則先生所見其馮

氏初

葉與

集外詩有失題昔帝回冲眷三十四韻詩歷言喪亂從

安祿山起馮先生以爲非義山作故只敘至靈武而止

舊注以爲義山故于靈武卽位後詳及李輔國張良娣

之事又及郭子儀李晟收京之功且及代宗德宗事并

于敘完祿山僭號下元子皇孫二句以爲一句指肅一  
句指代作總領說如此方肖義山口吻蓋義山于大中  
六年冬赴東川柳仲郢幕自此以下五六年皆在東川  
客塗畱滯最久宣宗之世收復河湟號稱中興義山慨  
已之淪落不遇追感明皇幸蜀之事因敘一代興衰今  
方治平而無如不遇何故結之曰建議庸何所通班昔  
濫臻浮生見開泰獨得詠汀蘋自傷流落不得參朝議  
致太平也通班不必顯位卽校書郎太學博士皆可言  
之以此詩屬義山亦可

寫意結云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大中六

年冬入蜀七八九三年皆在蜀此則十年春作

### 溫飛卿

新唐書溫大雅傳附庭筠傳稱爲彥博裔孫彥博卽大雅弟也大雅彥博自太原初起卽爲功臣彥博爲中書令封虞國公庭筠開成五年秋抱疾不得與鄉計偕書懷寄殿院徐侍御云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自注予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于并汾此乃新唐書求異于舊故爲乖刺誰不知溫李齊名忽將飛卿提前百數十卷使文苑傳有李而無溫蓋于傳中標明彥博裔孫足矣

鶴壽案舊唐書溫大雅傳附載子無隱弟彥博大有及彥博子振挺而于文苑傳載庭筠不云

彥博裔孫或本之致新唐書既知其爲彥博裔孫故與  
第延時竝附傳也如先生言重其文名必舍其世系而  
別列于文苑中耶

舊書溫庭筠者著一者字輕忽之意自見傳云士行塵  
雜不修邊幅新書亦云薄于行無檢幅凡新舊書所載  
李溫之過皆空滑無實動云爲執政所鄙當塗所薄如  
此而已全唐詩話云士行玷缺唐詩紀事云有才無行  
核其玷缺無行之實則不可得謫方城尉制辭曰孔門  
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  
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中書堂內將軍慣以此

等言語脅伏文人

竊尋案舊書本傳云逐絃吹之音爲  
側難之詞公卿無賴子弟裝誠令俗

滿之徒相與輸飲酣醉終日又云乞索于楊子院醉而  
犯夜為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私鉤捕虞侯治之  
極言庭筠狹邪醜迹此非士行玷缺之明證邪新書本  
傳云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  
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所  
為授方山尉此非有才無行之明證邪先生猶欲強為  
回護哉即河中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玉真遊庭筠既  
自言之先生又為之注解曰女冠之流以文人而狹女  
冠謂為有行其誰信之北夢瑣言載庭筠每歲舉場多  
為人假手侍郎沈詢知制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  
公鄰比翌日于簾前請曰回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于  
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  
得意此即新書所謂廉視尤謹也先  
生所引滿方城尉制詞見全唐詩話

飛卿詩編次雜亂全不足觀曾益注八义集四卷凡二

百五十四首

有高鑑沈潤  
顧子咸三序

顧嗣立注溫飛卿集九卷凡

三百三十八首而皆不能編年譜因事跡比義山更多

無可編也約而計之飛卿太原人其游歷所及則至河中至江東至洛陽至西蜀至襄漢但其先後無由得知亦聊爾次第之較之忽而京師忽而吳越全無條理者差勝矣鶴壽案馮孟亭注義山詩羅列羣書而細繹詩意以參合之故編次甚有條理顧嗣立注飛卿詩則專事徵引而已若將集中各題細細搜尋一徧如會昌丙寅豐歲歌余昔自西濱得蘭數本移葢于庭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安因示同志車駕西遊因而有作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還適隆冬自傷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東歸有懷自有扈至京師已後朱罽之期之類參以他書重爲編次亦可得其次第

集中有河中陪帥游亭詩帥鼓吹作節度由太原一出卽至河中與節度同游河亭亭係河東畱後任晚所勅

此非初次計偕所作因其離家最近漫從此始又有題  
河中紫極宮詩天寶二年三月改西京元元廟爲太清  
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  
玉真遊蓋女冠之流

鶴壽案天寶二年三月云云  
見新唐書顧嗣立注已引之

新書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案商隱生于元和八年  
卒于大中十二年登第則在開成二年其名輩年齒皆  
在溫之前常稱李溫不當稱溫李然二人之才洵聯璧  
也商隱有懷在棠飛卿云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又  
云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云  
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飛卿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

御云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又云子虛何處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蓋才人相憐相愛出于自然雖縱迹不能常聚其情深矣鶴壽案溫李雖齊名其實溫不如李賀蒙載酒園詩話云義山之詩妙于纖細如全漢作戰蒲知雁嘯陂月覺魚來晚晴詩并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細雨詩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薄然亦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詞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揆詩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惻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飛卿所及

舊書云大中初應進士飛卿開成五年秋以抱疾不與鄉計偕寄殿院徐侍御云對雖希鼓瑟名亦濫吹竽自注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蓋謂第二人也攷新書



選舉志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既至省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攷功員外郎試之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望輕移貢舉于禮部禮部選士自此始此正與今之鄉試舉人會試于禮部相似但唐人此科不中則罷下試須再舉不以舉人作出身此爲異耳飛鄉與鄉計皆薦京兆試名居其副及試于禮部則被黜然則飛鄉于開成初已屢次應進士而舊書乃云大中初應進士非也集中開成會昌閒畱京師所作甚多會昌丙寅豐歲歌丙寅是六年西照寺僧院云自知終有張華說不向滄

洲理釣絲亦因下第寄居聊以解嘲也抱疾不與計偕  
獻徐侍御云適與羣英集將期善價沽葉龍圖天矯燕  
鼠笑胡盧賦分知前定寒心最厚誣又云正使猜奔競  
何嘗計有無又云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  
戰魚服自囚拘則開成初已謫口沸騰無以自明矣致  
謫乃其命豈自取邪

京兆薦名在開成四年厥後感舊陳情獻淮南李僕射  
云有客將誰託無謀竊自憐抑揚中散曲漂泊孝廉船  
復自注云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攷舊書李蔚傳大  
中中爲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咸通十四年轉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飛卿  
贈詩蓋已當乾符初矣自開成四年至此將四十年早  
著才名而沈淪流落一生幾與舉場相終始乃至貶方  
城尉遷隋縣尉卒依然一白丁悲哉

桐廬云溫少曾于江淮爲親表櫛楚曰少則飛卿游江  
淮猶少年也舊書云咸通中失意歸江東太原人而于  
江東曰歸則飛卿于吳越一路似已成僑寓故集中如  
雞鳴埭歌湖陰詞蔣侯神歌謝公墅歌臺城曉朝曲江  
南曲齊宮陳宮詞太子西池題豐安里王相林亭開聖  
寺寄清涼寺僧皆金陵作吳苑行吳中作錢塘曲蘇小

小歌南湖贈越僧岳雲題蕭山廟題賀知章故居江上  
別友人越中作經故祕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感舊陳  
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旅次盱眙縣江淮作大約東  
南之游有在未應舉前者有在下第後者鶴齋案桐薪  
所謂爲親表  
橫楚蓋卽玉泉子所載姚昂事也庭筠客遊江淮開揚  
子固後昂厚遺之所得錢帛多爲挾邪賣昂大怒答且  
之遂

莊恪太子輓詞鄴客瞻秦苑商公下漢庭依依陵樹色  
空繞古原青悲憤之思忠誠如見次章云塵陌都人恨  
霜郊賸馬悲惟餘埋璧地烟艸近丹墀都人何恨恨蓋  
有不可言者甘露之變在乙卯十月莊恪之卒則開成

三年戊午十月也自甘露事後帝困辱已甚新書言太子之立天下屬心而太子特以宴遊小過遂欲廢之至此暴薨安知不死于仇士良之手乎唐中世以下惟文宗最賢以欲誅宦官爲所深忌必欲殺其子它日俳優兒緣撞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泣曰朕反不能全一兒則莊恪之非善終帝固自言之矣宦官掖事祕史文曖昧反謂帝欲廢之者妄也厥後楊賢妃欲以安王溶爲嗣士良立武宗槌其事殺之陳王成美文宗以爲太子士良又殺之生殺廢立皆出閹人誠古今大變文宗尚有一子宗儉史亡其薨乎想亦爲士良所殺其懷忠飲恨鳴

咽感悼者惟一下第舉子庭筠而已

四皓云商於角里便成功一寸沈機萬古同但得戚姬  
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此詩用意深曲指仇士良立  
武宗楊賢妃賜死事故以戚姬爲比賢妃無傳然有寵  
于文宗請以安王溶爲嗣武宗立安王尚被殺況賢妃  
乎此可以意揣也李義山亦有四皓詩云羽翼殊勳棄  
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春松長  
紫芝義山借惠帝比文宗而以四皓比裴度飛卿則借  
戚夫人比賢妃若曰宮掖詭祕只須一寸沈機足以殺  
安王母子此等事古今悲恨皆同故云萬古同然戚夫

人奇冤當訴之上帝若果能甘定分即無紫芝翁未必  
不成功也張良此事予甚不取四皓亦不足取立惠帝  
枉令戚姬母子慘死呂后幾亡漢馮先生箋義山詩攷  
史極精又箋曲江及景陽井詩以為賢妃死而棄骨曲  
江誠奇絕確絕之語具此識方足以論世而飛卿之忠  
憤亦千載如見鶴奇案李義山曲江詩云望斷平時翠  
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馮孟亭謂此傷  
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賢妃有寵于文宗晚稍多  
疾陰請以安王溶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于宰相李珣  
珣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摘此事潛  
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火句謂賢妃也義山景陽井詩  
云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故馮氏以為賢  
妃之死棄骨水中見解甚妙若大入廟過虛誰非孝子  
仁人以莊恪太子四皓二詩遂信飛  
卿為悲憤忠誠正恐言不顧行耳

中書令裴公輓詞落句云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裴  
度之卒據舊書開成四年三月也自太和九年十一月  
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自是中官用事衣  
冠道喪度不復以出處爲事東都之第于集賢里築山  
穿池于午橋搆別墅起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以詩  
酒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蓋飛卿在其門次章落句  
云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歎度卒無人能薦已也祕  
書劉尚書輓詞極寫投分之深尚書必禹錫禹錫舊書  
稱開成中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分司官無職  
事優游東都正與飛卿游處時會昌二年七月卒贈戶



部尚書不言帶祕書監銜疑史有關文

題裴晉公林亭公卒後于東都作致舊書度傳度雖以太和八年罷判東都省事開成二年復爲河東節度四年正月還京相隔六年然仍卒于京師故云東山終爲蒼生起南浦虛言白首歸

題李相公敕賜屏風詩幾人同保山河誓獨自栖栖九陌塵此李德裕貶斥飛卿爲之憤惋不平也顧嗣立據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詩一拋蘭櫂遂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以爲曾識贊皇之證且辨南郊新書載飛卿深刺李衛公之作以爲必非飛卿詩

但贈鄭微君題不可解似謂鄭識贊皇非指已身要之  
飛卿之持正論不與李德裕相乖亦可見

獻淮南李僕射李蔚也新舊書皆言蔚嘉謨惠政豪無  
玷缺節度淮南已當咸通十四年詩云稷下期方至漳  
濱痛未痊自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又云蕙徑  
鄰幽澹荆扉興靜便草堂苔點點蔬園水濺濺釣罷溪  
雲重樵歸澗月圓謂淮南僑寓也又云旅食逢春盡羈  
游爲事牽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飛卿老矣喪偶欲  
續娶未得故云

鶴壽案舊書李蔚本  
傳顧注引之較詳

授翰林蕭舍人蕭遘也舊書本傳乾符初召充翰林學

士正拜中書舍人盛稱其少負大節風望尤峻厥後汚  
偽煜之命而死新書襄王煜傳稱邁執不可卽罷邁飛  
卿投邁詩去僖宗幸興元煜僞立時尚遠

鶴壽案此條所引本傳比

顧注爲  
九詳

最惡飛卿者莫如今狐絢全唐詩話宣宗愛唱菩薩蠻  
詞令狐絢假庭筠修撰密進之戒勿令洩而遽言于人  
由是疏之温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唐詩紀事令狐絢以舊事訪于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  
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絢益怒奏庭筠  
有才無行卒不得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

讀南華第二篇李溫二人皆爲綯所斥

鶴齋案此二條全載顧注卷首

先生必采入編中適見庭筠之浮薄爾

新書于徐商署巡官之前先云執政鄙其所爲授方山尉至其卒但云廢卒舊書則云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遷隋縣尉卒新書地志方山屬石州昌化郡係河東道所轄方城屬泌州淮安郡隋則鄰近隋州漢東郡係山南道所轄

其西遊蜀中之蹟如錦城曲利州南渡回中作馬嵬驛馬嵬佛寺奉天西佛寺經五丈原旅泊新津不能定其在何時集中渚宮詩甚多又沈參軍招觀芙蓉池巫山

神女廟咸陽值雨云咸陽橋上雨如縣萬點空濛隔釣  
船絕似洞庭春水色曉雲將入岳陽天是會遊湖南亦  
不能定在何時

奉天西佛寺云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蚪閑暇出甘泉宗  
臣欲舞千金劍追騎猶觀七寶鞭指朱泚犯關德宗幸  
奉天事詳新舊書顧嗣立未注

城南詩卽昌黎城南聯句地又有郊居詩郭杜渭城華  
陰新豐潼關澧曲瀆水商山敷水皆近京之地出入必  
由華清宮明皇游幸之地屢屢經過皆有題詠洛陽及  
東都修行里則畱止甚久雖不能定其先後亦可約略

分編

約計飛卿一生遇雖甚困詩已不朽直至乾符方卒黃

巢破長安則不見矣其壽約六七十

鶴壽案先生知飛卿卒于僖宗乾符

時者以集中有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夜詩也舊書稱李蔚于懿宗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在位止十四年其明年即為乾符元年矣集中又有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隆冬自傷書懷奉寄嚴院徐侍御百韻詩自注云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開成文宗年號也飛卿試京兆時約年二十許自開成四年至咸通十四年凡三十五年則乾符時其年約六十許矣

重遊東峯宗密禪師精廬云故山弟子空回首蔥嶺惟

應見宋雲顧注但引傳燈錄案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七

年魏神龜元年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惠生如西

域求佛書

贈李將軍云又因明易號將軍明係用漢儒林傳丁將軍寬明易顧注乃引世說劉真長與殷深源談劉理如小屈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獻淮南李僕射云未知魚躍地空愧鹿鳴篇新書選舉志鄉貢懷牒試已長吏以鄉飲酒設賓主之禮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顧注但引毛詩

寒食節寄楚望云家乏兩千萬時當一百五案古樂府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新添聲楊柳枝云共郎長行莫圍碁舊書文宗紀史臣

論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日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顧注但引國史補

舊書稱飛卿詩韻格清拔杜詩云爲人性癖耽佳句集外詩爲顧嗣立所遺漏者優古堂詩話載其起句云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詩人玉屑句云綠樹繞村舍細雨寒潮背郭捲平沙生于北而熟游于南故能狀南中清趣

觀新書大雅傳溫氏一門若振若挺若大有若佶若造若璋皆賢而河中將溫德彝從造平興元軍亂亦近屬也庭筠有傷德彝詩云侯印不聞封李廣別人邱壑似



天山傷其功不錄也至庭筠之弟庭皓新書亦附大雅  
傳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  
庭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庭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  
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荅曰我  
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  
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曰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  
遇害庭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又見崔彥曾康承訓傳  
庭皓大節皎然當入忠義傳觀此亦足見庭筠必非無  
行者鶴壽案庭皓之忠貞有操彰彰史冊庭筠之輕薄  
無行亦彰彰史冊柳下之賢不足以蓋東陵之暴  
也先生豈能以崔幕府索表之  
抗節掩揚子院西錢之折齒乎

借韻

唐人今體詩用韻悉與今廣韻合惟李義山首句多借  
一韻松陵集亦然律詩則病中人惠海蟹用衣時知蟬  
持襲美以魚箋見寄用鱗分文雲君又用飴稀衣飛妃  
和巨魚用江霜香光郎和開元寺佛鉢用功重鍾龍峯  
懷華陽潤卿博士用容翁空紅沖又用書無圖爐竊竹  
夾膝用龍中風筒通魯望以輪鉤相示用輕溟腥經醒  
寄滑州李副使用重公中風功南陽廣文于荆襄卜居  
用鄉雙窻缸江初冬偶作寄南陽潤卿用冬空紅籠公  
送潤卿博士還華陽用旗歸妃肥飛和臘後送內大德

從最用宗通東風公嚴子重以詩遊名勝閒用春君分  
文雲和幽居白菊一叢用痕羣雲紋裙和襲美悼鶴用  
鳴齡形屏銘又用冥生情輕京傷開元觀顧道士用冥  
清生聲名絕句則浮萍用明成萍館娃宮用冥平生寄  
同年韋校書用都餘書文譙招潤卿博士用餉清聽沿  
至宋人東坡山谷石湖放翁誠齋諸大家律絕首句脍  
韻竟成捷徑要李陸爲之作俑也